

经典名著 价值阅读

珍妮姑娘

Jennie Gerhardt

[美] 德莱塞 / 著
姜晓光 / 译

Jennie Gerhardt

珍妮姑娘

[美] 德莱塞 / 著
姜晓光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美] 德莱塞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珍妮姑娘 / (美) 德莱塞著 ; 姜晓光译.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12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739-2

I. ①珍… II. ①德… ②姜…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8797 号

出 品 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58 千字

印 张: 9

出版时间: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坪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739-2

定 价: 30.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珍妮姑娘》是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以主人公珍妮的经历为主线，刻画出劳动人民艰辛苦难的生活和勤劳的品质，揭露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奢侈糜烂的生活。这部小说是美国现代小说先驱西奥多·德莱塞的著名作品，是他的另一部作品《嘉莉妹妹》的姊妹篇。

西奥多·德莱塞，一八七一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贫苦家庭，他有十二个兄弟姐妹，家里生活非常拮据。因此，德莱塞十五岁就到芝加哥独自谋生，在餐馆和五金公司都打过工。一八八九年，一位好心人资助他上了印第安纳大学，但是第二年他就退学了，之后从事过收账员、洗衣房工人、火车站验票员等工作。一八九二年，他进入报界，开始了记者生涯。一八九五年，他移居纽约，正式从事写作。一九〇〇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嘉莉妹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九一一年，他又发表了以自身家庭背景为原型的小说《珍妮姑娘》。一九一二年，他开始

创作“欲望三部曲”（《金融家》《巨人》《斯多葛》），这三部书使他在美国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一九二五年发表的《美国的悲剧》是德莱塞创作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新高峰。一九四一年，他荣膺美国作家协会主席，一九四五年获得美国文学艺术学会荣誉奖，同年十二月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珍妮姑娘》的主人公珍妮是个美丽、善良、勤劳的姑娘，她兄弟姐妹众多，父亲又卧病在床，所以家庭生活异常困难。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参议员孚莱德对珍妮一家进行了经济上的帮助，之后，两人相爱。可是参议员的猝死打碎了珍妮对未来的美好幻想，更不幸的是，珍妮此时已经怀孕。为抚养女儿而努力工作时，珍妮又与富家子弟莱斯多相识并同居。尽管莱斯多对珍妮倾心不已，但他迫于家族压力抛弃了她，和有钱的女人结了婚，珍妮则靠着莱斯多赠送她的钱孤单地生活。

不断勇敢追求幸福的珍妮，在当时的很多人眼里，是离经叛道的，她最终也没有得到传统意义上的美满人生。但珍妮却得到了全世界读者的喜爱和同情。究其原因，是珍妮的善良、乐观、牺牲精神打动了读者，她的悲惨遭遇也引发读者思考。而且，珍妮的遭遇虽然与她自身性格有关，但更多是男权主导的社会以及悬殊的贫富差距、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的影响。《珍妮姑娘》一改“优雅文学”中对女性道德的要求，以一个叛逆的“新女性”形象出现，用珍妮自己的悲剧撕开了资产阶级的伪善面纱，是部值得一读的佳作。



一		001
二		011
三		014
四		023
五		030
六		038
七		046
八		053
九		057
十		064
十一		068
十二		071
十三		074
十四		079
十五		082
十六		086
十七		091
十八		094
十九		99
二十		102
二十一		105

二十二	110
二十三	116
二十四	122
二十五	125
二十六	128
二十七	133
二十八	137
二十九	142
三十	147
三十一	149
三十二	153
三十三	157
三十四	161
三十五	163
三十六	167
三十七	173
三十八	175
三十九	184
四十	189
四十一	191
四十二	194
四十三	199
四十四	202
四十五	204
四十六	210
四十七	213
四十八	216
四十九	218
五十	220
五十一	224
五十二	228

五十三	232
五十四	236
五十五	240
五十六	246
五十七	248
五十八	251
五十九	255
六十	259
六十一	266
六十二	273

一八八〇年秋天，一个中年妇人带着一个约有十八岁的姑娘，来到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个大旅馆内的账房写字台前。这是一个面容坦率、神态羞怯的妇女，她那双温柔的大眼睛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心事，只有观察过凄苦穷人面貌的人才看得出来。她的女儿带着羞怯、畏惧的表情躲在母亲身后，不敢正视他人。女孩儿身上的种种情态，都有她父母的影子。她的母亲诗意而仁厚，父亲沉着而稳重，在两人的共同影响下，就造就了她这样一个人。如今，贫穷正威胁他们家，这母女俩的窘迫连账房先生都被感动了。账房先生问那位母亲：“你们能做什么事呢？”

母亲回答道：“你们这里一定有很多擦洗之类的活儿，我会擦地板。”

听到这些话，那个女儿的身体有些不适地扭动起来，她不是不想干活儿，只是不好意思让人家看到她们的落魄。

账房先生很有同情心，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美人儿受窘，他立刻说：“请等一会儿。”就走进了背后的一间办公室。

账房先生去叫一位女管事，她远远看到了那对母女，问：“那是她女儿吗？”

账房先生回答：“我想是的。”

女管事说：“她们今天下午就可以来，我们扫地的人刚刚辞职。我想，那女孩子也会帮她的。”

很快，账房先生出来招呼那对母女：“去见管事长吧！她会安排活儿给你们。”

以上就是发生在玻璃工人威廉·格哈德一家悲剧的一幕。

威廉·格哈德夫妇一共生了六个孩子，眼下，格哈德先生正卧病在床。长子斯蒂安是一家货车公司的学徒，随母亲来求职的是大

女儿珍妮，她之前还没有从事过任何工作。剩下的孩子，十四岁的乔治，十二岁的马蒂，十岁的威廉，八岁的维多尼亚，年龄实在太小了，完全指望不上。

他们最后的依靠——一所住宅，也为了一笔六百元的借款抵押出去了，但总还是他们父亲的财产。一开始借款，是因为他积攒下的钱够买下这房子了，但是家中急需扩充三个房间和一个门廊，以便住下所有人。虽然抵押的期限还有几年才到，但他的状况却一天不如一天，以至于每年的利息都付不起了。因为无力偿还，老实的他把别人的信任都透支光了。欠医生的诊费，欠食品店的饼钱、肉钱，都让他一筹莫展，每天受到这些事的折磨，他的病就更难好了。

格哈德的老婆一点儿都不软弱，她在照顾孩子和丈夫的同时，还要替别人洗衣服赚钱，巨大的压力使她不时地偷偷抹泪。这家店赊不来东西了，她就换一家；就近的店家赊不来了，她就到更远的地方去赊。由于玉米卖的最便宜，她就常熬上一大罐玉米粥，这够全家吃整整一个星期。要是能在粥里加点儿牛奶，那就要当宴席看待了，油炸土豆是他们看起来最奢侈的食品。就连家里用的煤、木柴都是孩子们拿着木桶、篮子从附近的铁道边、木料场里捡回来的。

就这样，他们一天天苦捱着过日子，盼望着父亲身体好起来，玻璃厂再次开工，但是那年冬季将近，格哈德开始绝望了。穷人的生活总是祸不单行，维多尼亚刚巧开始出疹子，持续了好几天，全家人都觉得她要死了。

可怜的母亲什么都不干，整天守在女儿身边，不停向上帝祈祷。富有同情心的温吉医生每天都来给维多尼亚诊察，文德牧师也常过来祈祷，给家里带来宗教气氛。

三天之后，维多尼亚的危险期终于过去了，但是家里的面包也吃光了。斯蒂安的薪水被用得干干净净，去捡煤的孩子们已经被赶回来好几次了。就在这样绝望的情况下，格哈德太太想起了这个旅馆，现在得到这个工作，对于他们家来说真是一个奇迹。

女管事问：“你要多少工钱？”

那女人没想到能由自己说，她壮起胆来，说：“一元一天，怎么样呢？”

“完全可以，”女管事说，“每周大概有三天的活儿，每天下午你只要来一趟就能做完。”

“很好，”那女人说，“从今天开始吗？”

“是的，请随我来，我指给你洗擦工具都在哪里。”

母女二人就这么轻易地开始为当地一家豪华旅馆工作。哥伦比亚市是本州的首府，人口有五万以上，来往的旅客很多。

旅馆坐落在本市最繁华的中央广场的一隅，是个规模宏大的五层建筑，周围有许多办公场所和店铺。旅馆有个超大的接待室，刚刚装修过。白色大理石的地板和壁板由于经常擦洗，显得耀眼夺目。那楼梯的扶手是用胡桃木做的，横条是黄铜做的。在一个惹眼的角落里，设有一个卖报纸和香烟的柜台。楼梯拐角是账房的办公室，隔板全是硬木做的，连煤气灯都是新式的。接待室一端的一个门口是理发室，放着成排的椅子和修脸用的水杯。旅馆门外，经常停有两三辆公共汽车，配合着火车的发车时刻迎来送往。

这家旅馆是本州上流人物出入的场所，好几任州长在任期间都把它当作固定的活动住所。还有合众国的两个参议员，每次到哥伦比亚来，总在这里包一个带会客室的房间。参议员孚莱德几乎是个常住贵宾，他是本城人，而且是单身汉。其他住客，包括众议员、各州议员，以及院外游说的人、商人、专职人员，乃至大批行业不明的人物。

母女二人突然进到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感到有些惶恐。她们唯恐闯下什么祸，总是小心翼翼的。眼下，她们正在打扫那个铺着红色地毯的大堂，在她们看来，那简直华丽得和王宫一样，她们低垂着眼睛，说话的声音很低。在擦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她们更是大气都不敢出，母亲的过分畏怯，使女儿觉得很难堪。楼梯下面就是那间高雅的接待室，里面有的人在闲坐，有的人在吸烟，大家进进出出的，全都能看见她们母女。

“这里好漂亮哦！”珍妮低声说。

“是啊。”她母亲回道。当时她正跪在地上，用她那双笨拙的手使劲地绞抹布。

“住在这种地方得花很多钱吧？”

“是的，”她母亲回答，“不要忘记那些角落里也要擦，看你漏了没有？”

珍妮听了，很怕漏掉什么地方，她使劲地擦着，再也不吱声了。

母女俩很辛苦，一直工作到下午五点左右，外面的天都黑了。这时，整个客厅变得灯火辉煌，在她们快要擦到楼梯脚的时候，从外面进来一个魁梧优雅的中年绅士，他那高贵的帽子、气派的斗篷，在一群闲荡的人中显得卓尔不群。他的脸属于黝黑严肃的类型，但是线条分明；他明亮的眼睛上面的眉毛浓密漆黑。他从写字台旁经过时拿起预先给他准备的钥匙，走到楼梯边拾级而上。

中年绅士看见那个在他脚下擦地板的中年妇人，不但特地拐了个弯儿从旁边绕过，并且和蔼地挥了挥手。

这时，珍妮已经站起来，她那惶恐的目光接触到那个男人的视线。

绅士向她鞠了个躬，露出微笑。

“不必劳驾。”他说。

珍妮回了他一个微笑。

在他走到楼梯顶的时候，又禁不住回头侧眼向她看了看。他看清了她那美丽动人的面貌和白皙的额头，以及她那蔚蓝的眼睛、娇嫩的皮肤。他几乎忍不住要赞赏她的嘴和她那可爱的两腮了，尤其是那浑圆丰满的体态，越发显出她的青春和健康。仅瞥了一眼，他就严肃地向前迈去了，可是她那迷人的倩影，已经刻在他的脑海里了。

他就是资浅参议员乔治·雪尔佛斯脱·孚莱德阁下。

“刚才上去的那个人很漂亮，不是吗？”过了会儿，珍妮说。

“是的，是很漂亮。”她母亲回答。

“他还拿了根金手杖。”

“你别瞪着眼睛看人家，”她母亲警告她，“那是很不礼貌的。”

“不，妈妈，不是我先看他的，”珍妮天真地回答，“是他先向我鞠躬的。”

“好吧，好吧，总之你给我记住了，我的孩子，你不要总是去关注人家，那样会惹得别人讥笑的。”那位母亲说。

珍妮又开始继续工作，但是这个花花世界的魅力，已经对她起了微妙的作用了。周围的喧闹和谈笑，对她来说，无法充耳不闻。听那盘碟优美的撞击声，正是一区的餐厅在准备晚餐。在接待室里，此刻，有人正弹奏钢琴。晚餐之前那种轻松悠闲的气氛正弥漫在这里的每个角落。

旅馆里所有这一切，都使这个单纯天真的女孩儿内心涌起一种特别的希望。她正值青春年华，贫穷和忧虑还没有完全充斥她那年轻的心。她卖力地擦洗着，有时，她会忘记身边还有母亲在，会忘记母亲那张愁苦密布的脸。她只是在想着，周围的一切多么富有魅力，她想象着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女管事走过来，检查母女二人擦洗过的一切，告诉她们她对她们的工作还比较满意，她们可以下班了。母女二人这才松一口气，把擦洗的工具放好，准备回家。

尤其是那位母亲，她想到自己和女儿好歹有活儿做了，全家不至于挨饿了，心里十分高兴。

至于珍妮，她真的还是孩子，在经过几座漂亮的建筑时，她就又不免涌起那种无限向往的朦胧情绪。

“有钱真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哦！”她对母亲说。

“那当然了。”母亲回答。此刻她正想着家里病着的小女儿维多利亚。

“妈妈，您看见旅馆里的饭厅有多大了吗？”

“是的，是很大，我的珍妮。”

“我巴不得咱们也那么有钱。”珍妮喃喃地对母亲说。

“要怎么办才好呢？”那母亲长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家里真的是一点儿吃的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去看看卡门先生吧。”珍妮大声说。

“孩子，你想，人家还会相信我们吗？”

“我们去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好吗？”

“好吧。”母亲无奈地回答。

在距离她们家两条街巷的地方有个不起眼的小杂货店，她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还没等母亲开口，珍妮就抢着说道：“亲爱的卡门

先生，今晚，您可以借给我们一点儿面包和咸肉吗？我们已经在哥伦布大旅馆找到工作了。这个周末，我们一定把钱还给您，好吗？”

“现在吗？”卡门不情愿地问。

“是的，”那母亲赶紧补充说，“我们现在有钱赚了。”

卡门已经认识她们很久了，那时，她们家还没有穷到这份儿上，人还算诚实。

“你们在那里工作很久了吗？”他问。

“下午刚刚过去。”

“你们总该知道的，”他说，“我的景况也不是很好，并不是我不愿意借给你们，而是我自己也很难，日子也不好过，我也要养活我全家呢。”

“是的，先生，我也知道。”那母亲无力地说。她用那条发旧的围巾掩饰着她那双颤抖的双手。珍妮也低着头一声不吭。

“好吧，就这一次了，”卡门先生说，“我想，周末你们无论如何一定要还钱给我。”

卡门把面包和咸肉一并交给珍妮，又不满地说道：“你们可要讲良心，不要一有钱，就光顾别家的生意去！”

“哪里会呢，”那母亲回答，“您可真的把我们想坏了，先生。”

说完，她们就走出卡门的小店，沿着那条旧街道，向自己家低矮的草房走去。

在快到家门口的时候，珍妮的母亲疲倦地说：“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煤拿回来。”

“您就别再操心了，”珍妮懂事地对母亲说，“没关系，一会儿我去拿。”

“今天，有一个人赶我们了，”看到母亲和珍妮回来了，乔治不高兴地说，“可是我也取回来一点儿，我是从一辆车子上偷偷扔下来的。”

那母亲只是微微笑了笑，珍妮却忍不住大笑起来。

“维多利亚怎么样了？”母亲问。

“她好像睡着了，”格哈德说，“我五点钟时给她吃的药。”

吃晚饭的时候，大儿子斯蒂安向母亲和珍妮建议道：“你们为什

么不把旅馆里客人的衣服拿回来洗洗？”

斯蒂安，魁梧、英俊，一直和一些上流社会的人混在一起，是个典型的都市青年。他的人生哲学是：一个人必须有事情做，必须交往一些体面的上流社会的人物。

最近，他总是喜欢到哥伦布旅馆一带去转悠，他认为那旅馆是社会上身份有地位的人聚集的场所。他买了一套体面的衣服，每天晚上同他的几个朋友在旅馆门前站着，悠闲地衔着雪茄烟，不时地摆弄一下身上的时髦衣服，看着来往的漂亮女人。和他一起的，都是城里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以及一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他们这些人，穿得都很光鲜，他们认为只有像有钱人那样穿戴讲究，他们的行为才是正当合法的，他们看起来才更像上流社会的人。

“你们为什么不向旅馆里的客人要些衣服带回来洗洗呢？”珍妮说了下午的经历后，他就直接问她，“那会比擦楼梯还好呢。”

“可是，怎么要呢？”珍妮问。

“怎么要，当然是去找账房了！”

珍妮觉得他的想法不错。

“如果，你在那家旅馆里看见我，可千万别跟我搭话，”一会儿，他又背着家人告诫珍妮，“你别让人家看出你认识我。”

“有什么不好吗？”珍妮不理解地问。

“哦，你应该知道为什么。”他回答。因为他真的不好意思让外人看到她们那一副穷酸样，他羞于认她们是自己的家人。“你只管装作没看见我就好了，听懂了吗？”

“好吧。”珍妮柔顺地回答，因为斯蒂安毕竟是她的哥哥，她认为自己应该听他的话。

第二天，在去旅馆的路上，珍妮把斯蒂安叮嘱自己的话告诉了母亲。

“妈妈，斯蒂安说我们可以向旅馆里的人要些衣服回家洗。”

妈妈实在想不到更好的贴补家用的赚钱方式，所以，她在听了女儿的话后，很快就赞成了她的主意。

“一定可以的，”她说，“我去和账房先生说说看。”

她们到了旅馆以后，一直忙到很晚都没有碰到账房先生，后来，

碰巧女管事叫她们去擦账房写字台背后的地板。

账房先生对母女俩很是同情，他并不讨厌珍妮母亲那愁容满面的脸，但更喜欢看珍妮姑娘那美丽的容颜。因此，当那母亲怯生生地问：“这儿的哪位先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衣服来洗呢？我们将会感激不尽。”

那账房看着她贫困的神情，认真地说：“让我想想看。”

“哦，参议员孚莱德和马西顿·杜普金先生，他们两位都是好心人，你们去问问他们看，”账房先生接着说，“孚莱德先生在二十二号，拿着这个，上去吧，就说是我叫你们去的。”

珍妮的母亲感激得不停地颤抖着，她接过卡片，眼睛不停地看着那几个字。

“好了，去吧，”账房先生说，“马上去，这会儿可以在房间里找到他。”

那母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敲二十二号房间的门，女儿珍妮默默地站在一边。

不久，门开了，里面正站着那位年轻的议员先生。他今天的打扮，比她们初次见到他的时候更显年轻。

“你们好！”他说，他已经认出了她们，特别是那个女孩儿，“你们找我有事？”

那母亲很不好意思，嗫嚅着回答：“先生，我们来问问，您有没有要洗的衣服？可以交给我们来洗。”

“要洗的衣服？”参议员先生用一种特别响亮的声音重述着珍妮母亲的话，“请先进来吧！”

他很客气地把门打开，请母女二人进去，并随手把门关上。“让我瞧瞧。”他重述着，随后把室内大衣橱的抽屉一个个地打开。珍妮好奇而紧张地打量着那个房间。壁炉台和梳妆台上陈列着许多小玩意儿和好看的物件，都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那舒适的安乐椅，漂亮的绿罩灯，华丽的厚地毯，所有一切，都显得那么奢华！

“坐吧，别客气，请坐吧！”参议员先生和蔼地说。

母女二人仍然不安，觉得出于礼貌还是不坐为好。一会儿，参议员先生已经找到了要洗的东西，再次请她们坐下，她们这才局促

不安地坐了下来。

“这是您的女儿吗？”他微笑地看着珍妮，问她的母亲。

“是的，先生，她是我的女儿。”

“您的丈夫是做什么的，叫什么名字，你们住在哪儿？”

对于参议员的问题，那母亲都谦卑地一一答复了。

“您目前有几个孩子？”参议员继续问。

“六个。”

“不错啊，”他说，“那是一个大家庭，您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

“是的，先生。”格哈德夫人回答。

“这是您的大女儿？”

“是的，先生。”

“您的丈夫在什么行业工作？”

“他是个玻璃匠，但是他目前生病在家。”

在这期间，珍妮那双蔚蓝色的大眼睛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参议员。他每次看她一眼，她就报以一种坦率、天真、妩媚、美丽的微笑，因此，他的两眼也就很难再向别处转移了。

“哦，”他同情地接着说，“那有点儿糟糕呢！现在，我这儿需要洗的衣服不是很多，不过下个星期一定还有。”

说着，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装进一个有花边的蓝布袋子里。

“参议员先生，这些衣服您急着要吗？”那母亲问。

“不，下礼拜就可以。”

母女二人要告辞的时候，参议员补充道：“您就下周一送回来，好吗？”他一边说，一边为她们打开了房间的门。

“好的，一定会的，先生。”格哈德夫人回答。

把母女二人送出门之后，参议员先生想要重新看书，但不知为什么他心乱如麻，完全看不下去了。

“糟糕透了。”他合上书自言自语地说。原来，珍妮姑娘那惊奇欣赏的神情已经完全占据了他的大脑。

母女二人再次走上阴沉的街道，这一番幸运的冒险，让她们心里都充满兴奋。